

第十二卷 宋琬

引

煙水散人曰：余謂天下事奇奇怪怪，顛倒莫測，皆生於慧心之女、弄文之士。假使男愚婦劣，彼此癡癡，聾聵相向，何至釀出許多異禍奇緣，流播宇內，以作風流公案。

然而文士之膽，不如女子更險；文士之心，不如女子更巧。唯其心巧，所以有玉燕釵之遺，是亦韓夫人御溝題葉之餘意也。唯其膽險，所以黑夜私奔，是即卓氏琴臺之故步也。

然則琬亦失節女耳，何足取重，而列諸美人之內耶！雖然樓畔投桃，不失香閨之範；漢臯解佩，奚傷窈窕之姿。而況標梅已七，必至懷春；彼美宜憐，豈難炫玉。此巨斧所以斂芒，神燈且為引照。而梅花一畫，終續良緣。然則天亦憐之矣，子獨吝於寸穎耶。矧其詩畫兼工，色豔一世，雖欲弗載，烏能已已。

集宋琬為第十二。

明天順間，臨安有宋琬者，字玉馨，潮州刺史宋長吉之女也。年甫十六，有姿色，工詩畫，與謝生為嫡表兄妹。

謝生者，亦簪纓之裔也，諱騏，字天駿。弱冠游庠，一時頗有文譽，雖為長吉之內姪，而彼此各宦遠方，音問久隔。與琬自七歲時見後，不復再會。

一日，杭人以簫鼓樓船游於湖上者，紛紛不絕。謝生亦欲偷閒作半日遊，乃喚小奚，自錢塘門僱舟，渡至岳廟。

時方停午，士女以進香而回者，莫不停輿入廟游衍。羅綺之多，多於湖畔之柳，然皆恒脂俗粉，無一可稱國色。謝生乃念舊詩曰：

無緣不必思奇遇，惱殺春風閉阿嬌。

既而步出湖邊，將次登舫，忽見女轎十餘，向西雜沓而去。意其必詣上竺，而轎內或有佳麗。亟欲捨舟僱馬，尾往一遊，適與同社生相遇，立談久之，遂托以他事，加鞭驟馬而進。

及至天竺，則諸女焚禱已畢，紛紛登轎矣。但聞蘭麝之香，襲人衣袂而不散。生以不獲一見，深自悔恨。

及步入殿中，忽見佛座之側，遺下玉燕釵一隻。拾而視之，其釵玉色溫潤，雕琢精工，又拈紙作條繫於燕翼。展紙一看，上有細楷數行云：

良工愛奇玉，鏤作雙燕子。

婉媚似有情，朝暮並棲止。

所嗟妝臺畔，寂寞不如爾。

為寄相思心，暫折雙飛翅。

願遇多情者，令彼銷魂死。

爾若再相逢，良緣亦在此。

詩後復書十八字云：「若問妾居，只在吳山左側，子字之上，日杲之下。」

謝生看畢，欣然笑曰：「不知誰家閨媛，有此巧思妙句。余果癡情士也，玉燕有靈，自應遇我。」

遂疾忙趨歸，閉戶把玩，不覺歎曰：「燕釵巧絕人工，詩句盡傳春恨。使我寂寞書窗，幾欲銷魂死矣。然既有此美意，何不書居址姓氏，以便我托燕為媒，璧歸妝右。」

沉吟半晌，復將前詩哦詠數四，忽又笑曰：「細觀詩後，明寫吳山左側，則其所居只在吳山之畔矣！但不知子字之上，日杲之下，暗寓何意。」遂又凝思至暮，忽然醒悟曰：「字去子，杲去日，合而言之，得非姓宋乎？」

是夜挑燈獨坐，朗聲再誦前詩。誦華又將玉釵仔細玩弄，直至雞鳴，猶輾轉不寐。及梳洗後，忽聞其父喚云：「昨聞長吉自潮州罷歸，汝宜亟去問候姑娘起居。並為我致意，俟病癒之日，便當趨晤。」

謝生唯唯，即時整理衣巾，挾騎而往。原來宋之第宅，在雲居山上。庭栽修竹，窗瞰清漪。將次及扉，恰值郡守來拜。乃徙倚於門外者久之，即事口占一詞云：

城外湖光，岩邊喬木，環映舊家門第。問韶華、二月中旬。靠青山、雲居勝地。漫想像、昔年風物，只今鬱鬱蔥蔥，更添著許多佳氣。五馬臨門，高談未竟，會向花間暫避。倚修篁、翠色差差。愛啼鶯、嬌音細細。從此後、時圖候省。分明太傅東山，休認做柴桑風味。

候至郡守去後，生始入謁。宋翁一見，欣然攜手進內，命與夫人見畢。

謝生從容細問起居，翁歎息曰：「我以直道被參，奉旨放歸田里。抵家之後，即欲與爾翁一會，奈緣諸務種種，未及過談。豈料郎君長成至此，英秀可喜。我兩人白髮皤然，宜乎龍鍾極矣。」

生復備述老父患恙未痊，亦已衰邁之極。既而茶罷，謝生索取筆硯，錄出前詞，向翁請正。

翁喜曰：「詞旨雋逸，雖使耆卿草創，少游潤色，亦不過如此。但嫌獎譽太甚耳。」既而謂生曰：「詰朝節屆清明，欲詣西湖掃墓，郎且往下，偕往一遊。自家至戚，毋得匆匆欲去甚亟。」是夜宿生於堂之西軒。

將及黎明，即有婢女紅英催喚梳洗。俄而肩輿在門，夫人出至中常，琬亦明妝冶服，隨後徐步而出。

生以幼時會後，隔別十有餘年，忽得相見，但覺琬之姿容如玉，絕世無雙。向前揖畢，恍惚莫措一辭。蓋琬修短適宜，兩肩垂垂，備極妖娜之致。加以纖眉秀目，面如梨花淡白，兩頤清媚，時帶笑容，故生一見，愕然驚喜，不自禁其魂之銷而意之蕩矣。

及至墓上，掃墓畢後，琬方倚松獨立。謝生悄悄從後細窺，但見鬢傍斜插玉燕釵一隻，其形式與天竺殿中所拾酷肖無二。始駭然曰：「滿腹相思，正慮無從消解，豈知玉燕拋情，字謎藏宋，即琬妹也。風流放誕，竟至此乎！然存聞燕者，匹鳥也；釵者，諧也。姻緣豈在妹乎！」

正在躊躇之際，琬已回首見生，低聲笑曰：「隔岸桃花深紅可愛。煩兄檢其半吐而未全放者，折取數枝，以作瞻瓶清玩。」

生亦笑曰：「含蕊固佳，愚兄獨不忍驟為攀折耳。」

是晚歸後，不復謝別，仍宿於西軒之內。少頃，紅英以茶送至，生授以絕句一章，托令持報琬曰：

拾得玄禽玉琢奇，一回相看即魂迷。

誰知拆散春風侶，願贈香鬟一處棲。

琬得詩微笑曰：「原來玉燕竟落於壽哥之手。」壽哥者，生之乳名也。次早，琬亦以絕句答生云：

莫道有心拋玉燕，寧煩拾句寄幽思。

成雙拆散皆天意，脈脈春情只自知。

琬一見謝生，即愛其美貌。及聞燕釵拾自生手，思欲密圖一會，以訂良緣，而以林林耳目，久而未果。

逾數日，生以父命促歸，入謝夫人。夫人曰：「郎且回去，俟數日之後，當再遣人相邀也。」

時琬侍側，遂與紅英送出中扉。生回首以目送琬，而低聲歎曰：

無奈子規催別淚，斷腸春色在深閨。

琬亦意極悽愴，吟朱淑真詩以答生曰：

強欲留春留不住，曉風吹恨壓眉尖。

自生去後，琬遂刺繡無心，時時思憶。一日午睡未醒，紅英疾步進房，連聲喚曰：「小姐，小姐，謝家郎頃已至矣，睡何為哉！」

琬自夢中驚起，一聞生至，即向菱花刷理雲鬢，整衣易履而出。與生見畢，因以夫人在座，略敘寒溫而已。

是夜更餘，生猶啣唔未寢。微聞門上指聲彈響，啟而視之，乃紅英也。不勝驚喜曰：「夜闌岑寂，卿特賜臨，豈非空谷足音乎！倘有所命，幸即見諭。」

紅英微微含笑，袖出寸楮以付生曰：「深閨無限意，全在數行中。」生展而讀之，其書曰：

琬聞風生虎嘯，秋至蟲鳴。故兩情纏綿，雖遠必孚；一意纏綿，惟才是慕。而懷春來吉士之憐，投桃獲瓊玖之報。詩傳所載，信不誣也。

唯是琬以笄年二八，隨宦初歸，問白璧未受隙家之聘，向慈雲暗卜玉燕之緣。豈料此釵，竟落君手，憐才重貌，妾實依依。雖有中表之嫌，奚礙朱陳之締。君何不亟倩蹇修，以姻事懇於家君，則玉鏡臺將不為溫郎所有耶！專此密囑，君其圖之。

生看畢，欣然而笑曰：「我固知玉妹待我情厚，但自旦夕以來，春魂蕩漾，幾不自持。若待倩媒納采，將不索我於枯魚之肆乎！」乃裁詩以復琬云：

自向花前見玉容，神魂一半逗牆東。

牡丹夢斷西樓月，楊柳聲沉五夜風。

好信忽從青鳥至，高情豈逐曉雲空。

叩頭寄復馨卿道，早賜佳期慰病中。

詩去數日，一夕，紅英又以小箋密報云：

日來偶染小恙，欲作一詩走報，意不能就。昨聞王姓求姻，家君將有允意。郎宜速去遣媒婉懇，若稍遲一日，事即不諧矣。至囑，至囑。

生接報，輾轉反側，一夜不睡。曉起辭歸，婉轉懇母以白於父，父首肯曰：「可即日遣媒致意。」而翁終以兄妹為嫌，堅卻不允。

翌日生至，夫人慰之曰：「因親結親，吾所至願。但緣爾妹，昨已許歸王司業之子。今後郎須不時顧我，毋得以姻事不諧而致疏闊。然郎但肯著力攻書，奚患無千金佳偶耶！」

是夜紅英又潛出，告生曰：「小姐以親事不就，時刻墮淚。頃已命妾收拾金珠，約於次夜隨郎逸去，不識郎能買舟作遠遁計乎？」

生沉吟良久曰：「事亟矣，若非此計，何以得全。我有舅氏蘇暗仲，遷居吉水，不若到彼暫依，以俟更圖良策。」紅英喜曰：「此計最可。」

次日中午，生即僱舟，艤候於湧金門內。將及更餘，遂從後扉逸出，相扶下船，和衣假寐。俟至水關一啟，即促出城。

風帆迅速，只兩日間，已抵吳江。俄而煙霧漫空，晚風驟起，遙望城市，猶有五六里之隔。舟人相顧失色曰：「旋風甚緊，若再進前，必致覆沒。曷若傍崖炊飯，以俟風息之後，方可到城停泊。」

時生、琬深以遠離杭省，可保無虞，呼酒一醉，相擁而臥。

俄聞紅英大呼曰：「有賊，有賊！」生驚起一看，乃舟人父子曹春、曹亥，持刀明火，搶入艙門。生驚喚曰：「汝等意欲何為？」曹亥亦大喝曰：「汝奸拐婦女，而利其金帛。我父子殊抱不平，直欲斬汝之首耳。」生乃跪懇曰：「所有金珠衣飾，盡憑取去，但乞全我三人之命。」

言未絕，曹春已將巨斧照頭一劈，豈料斧才及項，鏗然一聲，即見火星迸起，而若有物隔住。春亦失驚曰：「汝豈不應死於刀斧之下耶！」乃揪生衣領，雙手一掇，投入江中，遂轉身持斧殺琬及英。

其子曹亥，色鬼也，愛琬姿艾，以身遮救曰：「兒將三十，尚未有子，此女嬌小堪憐，願乞留之。」春亦見琬貌美，猶豫未決。

琬、英即跪請曰：「妾本良家之子，蹇因狂童引誘，遂致私奔，賢父子殺之良是。倘蒙矜憐愚弱，宥妾二命，願圖厚報。」

亥又力為勸解，春意乃止。及啟觀囊篋，金珠累累，約值千餘金。春、亥喜甚，呼酒對酌，不覺過飲儘量。亥伏於几，春亦斜靠蓬窗，頹然而醉。

亥妻田氏，性極妒悍，惟恐亥欲留琬為妾，乃謂琬曰：「爾雖暫免一死，日後終被戕害。吾實憐汝二人，乘其醉臥，意欲縱汝上崖，汝等亦感德否？」琬、英泣下如雨，為之跪謝曰：「果蒙恩釋，死且不朽。」田氏揮手曰：「汝但速去，遲則禍及矣。」

時船尚去崖尺許，琬與紅素性嬌怯，而以心慌意急，只奮勇一跨，已上蘆汀，遂一步步相扶至岸。

是夜雲遮月黑，陌路崎嶇。正在慌急之際，忽見紅燈一碗，遠遠火光相燭。琬遂趁光檢路而走，約行數里，其燈不遠不近，仍又在前。

琬已不勝倦憊，呼謂紅英曰：「離船既遠，二賊料難追至。遙望樹林茂蔚之處，必有人家，我欲向彼茅簷暫時存憩，汝意可否？」

紅英歎息曰：「我亦十分疲困，莫能前進矣。」遂相扶而往，挨近茅廬，忽見紅燈懸在樹杪。仰首一看，門上有一匾曰「怡老庵」，又見左壁黏一鄉宦示諭云：「照得本刹乃女僧空照焚修之所。」

琬大喜曰：「既係尼庵，我等就在此寄跡。」向扉敲喚久之，始有一尼披衣啟門，即空照也。琬稽首作禮，備述被難之由。

尼亦黯然變色曰：「原來是一宦家小姐，乃遭此危辱，可惜、可恨。但荒山雖可暫避，而以僻處曠野，時有棍徒騷擾，只恐小姐如此容色，不能免禍，奈何！」

琬曰：「妾聞大士慈悲，唯欲救人苦厄，姑姑既皈蓮座，豈無慈憫之心？況妾閉戶潛蹤，諒亦不致惹禍。」尼遂首肯。

自後琬在庵中，時寫小畫，托尼出賣，以作香燭之資。而春去夏來，每一思念謝生，不覺涕泗交下，肚腸寸寸裂矣。

生以是夕攏入江心，隨波蕩漾，自謂必死。飄至數里之外，忽遇浮木，得以憑附至岸。沿途抄化，抵吉水時，已旬餘矣。

蘇暗仲見生襁褓之狀，驚詢其故。生不以實告，托言遊學被劫，暗仲急命更衣，再三撫慰曰：「賢甥既至，此地亦文學之藪，不妨久住肄業，毋得望雲增感，即作返棹計也。」

無何，有水部胡遜公者，將赴金陵，阻風暫泊，生以年誼投刺往謁。忽見艙屏懸畫梅花一幅，上題七言絕句二章云：

雪谷冰崖質自幽，不關漁笛亦生愁。

春風何事先吹綻，消息曾無到隴頭。

其二

小窗春信不曾差，昨夜東風透碧紗。

筆底欲傳鄉國恨，南枝為寫兩三花。

花朝後三日，古杭蘭齋女史題

生朗詠一過，掩面唏噓，幾欲淚下。遜公怪而問之，生對曰：「此畫乃小姪亡妻之真跡也。」

蓋蘭齋女史者，琬之別號，先時以詩贈生，嘗用此印，故生志而不忘。因詳詢其何自而得，遜公曰：「乃姑蘇錢惠卿所售也。」

生即連夜至蘇，以問惠卿，惠卿曰：「君但至吳江十里，訪問怡老庵尼空照，即可知矣。」

生又附舟至縣，沿村訪覓，始抵尼庵。時已昏暮，向扉輕扣數下，寂無應者。遂大聲疾呼，始有人在內遙問曰：「來者為誰，莫非是錢塘謝天駿否？」生連聲應曰：「然，然。」

俄有老尼，啟送延入，生慌忙問曰：「小生果係錢塘謝七，不知姑姑何以預知其來？」

老尼笑曰：「某雖山野朽姿，久與玉仙為伴，君欲晤一心上人否？」言未既，琬亦趨步而出，與生抱頸大哭，備敘神燈指路，得至尼庵始末。復蒙觀大士托夢云：「『爾夫幸遇浮木，得以不死，只在某月某日，當至庵中相會。』以是預知郎之來也。但郎得何消息，輒肯蹤跡至此？」生亦備述遇畫相尋之故。

自此便在庵中肄業，改名入泮。旋逢大比，既中鄉闈，復獲南宮奏捷。錦歸之日，遣人持書報父。

父即馳白宋翁，翁歎曰：「此皆不肖女之愆，豈能獨罪七兒。今既獲第，便當相好如初，不復更記前事矣。」

遂遣人至蘇，接生到家完聚。其後生以兵部主事，曆官至太常寺卿，告乞終養至家。

嘗以扁舟過禾，登煙雨樓賦詩弔古，俄見一人方巾華服，從者數輩，亦至樓上閒眺。時生葛巾便衣，止一書僮步隨，其人略不相顧，憑欄踞坐，旁若無人。

生意不堪，詢其姓字，其人應聲曰：「子敬姓曹，敝居即在南岸。」還以問生，生未之答，書僮曰：「家主是太常寺謝爺，爾亦知之否。」

其人躊躇不安，起身遜坐，因謂生曰：「敝居咫尺，頗有園亭花木之勝，如不見棄，願乞枉駕一觀。」

生亦遊興勃勃，遂渡過南岸，步入其園。竹欄瀟灑，花徑逶迤，果人間別一洞天也。其人慌忙備茶，茶罷隨又備酒。

數杯之後，生欲起身作別。復以金蓮杯送過。生愛其精妙，復轉杯底細看，上鏤五字云「蘭齋女史制」。不覺暗暗驚異，立喚書僮取銀三十兩，以給之曰：「我愛此杯形式精雅，欲令匠工照樣製造，特以此銀暫押杯去，君意允否？」其人欣然曰：「持去可也，何用押為。」

生復遣僮細細詰問，始知其人即舟子曹春也。因以所劫之姿，起家巨萬。又值族孫某獲領南都鄉薦，故爾改換巾服，而生亦不復識認矣。

既歸武林，即以金蓮杯白於臬司，立提二凶拷訊定罪。其後曹春得釋，曹亥竟死獲中。計其享受僅十年耳。

嗟乎，貧富命也，世之橫得而榮者，未嘗不以橫廢而死。財利之不可幸求也，亦既彰明較著，而貪得徇利之夫，比比皆是，直至櫻禍而不知悔，亦愚矣哉！

後有山陰徐渭，為賦宋琬詩曰：

黃鶯啼時芳草暮，春深難把蘭心固。

一見潘郎即有情，湧金便是琴臺路。

從來才色自相憐，失行何須低爾愆。

三載禪關緣已證，至今松月尚娟娟。